

來唐新羅詩人崔致遠生平著作交遊考*

蔡振念**

〔摘要〕

來唐新羅詩人崔致遠為韓國漢文學的先驅，韓國洪奭周曾推崇崔致遠云：「吾東方之有文章而能著書傳後者。自孤雲崔公始，吾東方之士，北學於中國。而以文聲天下者，亦自崔公始，崔公之書傳於後者，唯桂苑筆耕與中山覆篋集二部。是二書者，亦吾東方文章之本始也。」其高名不僅流傳文林，即民間亦無人不知，韓國徐居正指出，崔致遠「自三國以來，文人才士，世不乏人，而公之名獨光前掩後，膾炙人口。平生足跡所及之處，至今樵人牧豎皆指之曰，崔公所遊之地，至於閭閻細人，鄉曲愚婦，皆知誦公之姓名，慕公之文章。」後來崔致遠的裔孫崔鉉弼也說：「先生之於我東，傑然為文學之祖。」崔致遠在韓國文學史上地位可見一般。事實上，崔致遠不僅在韓國廣為人知，即在唐朝仕為淮南節度使高駢之都統巡官時，即以其〈檄黃巢書〉而知名，而崔致遠在唐時期，與當時詩人如羅隱、張喬等多有往來，亦當知名於詩人間。崔致遠的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和《桂苑筆耕集》具有重要的文學和史料價值，尤其是四十九首從未見於中土的詩作，實可補《全唐詩》之缺，其書狀表奏則可補僖宗朝正史之訛誤。崔致遠其人其文，近年在大陸學界不乏有學者討論研究，台灣學界則甚少人注意，對其生平及交遊亦頗陌生，而大陸學者之討論中，又不乏相矛盾、考證錯誤之處。故本文詳考其著作，參酌中、韓史籍，因述其生平、著作與交遊之詳情焉。

關鍵詞：崔致遠、孤雲先生、桂苑筆耕集

*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 NSC101-2410-H-110-066 研究成果。

**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一、緒論

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，與新羅王朝統治朝鮮半島幾乎相始終，在唐朝四鄰中，新羅與唐邦交最睦，華化最深，甚至以唐朝為正朔，唐玄宗曾詔云：「新羅君子之國，頗知書記，有類中華。」¹新羅慕華之風，表現在眾多留學生梯山航海而入唐，前後踵步，蔚為風潮。《唐會要》載唐太宗增築國學學舍，「已而高麗、百濟、新羅、高昌、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，請入國學。」²其中尤以新羅留學生最多，³從其時新羅國王進呈給唐帝的狀文中，就可見有唐一代新羅留學生的盛況：「臣伏睹太宗文武聖皇帝實錄……諸蕃慕善，酋長請遣子弟受業，許之。自爾臣蕃……遂得庇身於米廩之中，勵志於稷山之下，學其四術，限以十冬……是時筮笈之子，分在兩京，幢幢往來，多多益辦，至今國子監內，獨有新羅馬道……。」⁴唐時外藩留學生亦得參與科舉，而新羅人登科者，始於長慶（821-824）年間，終唐之世，新羅留學生登科者不下百人，⁵但最著聲名者且文學成就最高者，則要屬崔致遠，⁶他的詩作，在五代時期便已傳至日本，並被日人大江維時選入所編《千載佳句》中。⁷其留學並在唐朝任職的年代，約當晚唐懿宗、僖宗年間（860-888）。

韓國洪奭周（1774-1842）曾推崇崔致遠云：「吾東方之有文章而能著書傳後者。自孤雲崔公始，吾東方之士，北學於中國。而以文聲天下者，亦自崔公始，崔公之書傳於後者，唯桂苑筆耕與中山覆篋集二部。是二書者，亦吾東方文章之本始也。」⁸其高名不僅流傳文林，即民間亦無人不知，韓國徐居正（1420-1488）

¹ 劉昫：《舊唐書·新羅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199，頁5337。以下引正史，皆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不另註明。

² 王溥：《唐會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5年），卷35，頁633。

³ 見嚴耕望：〈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〉，《唐史研究叢稿》（香港：新亞研究所，1969年），頁425。

⁴ 狀文為崔致遠代新羅國王所擬，見崔致遠：〈遣宿衛學生首領等入朝狀〉，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（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9年），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》冊1，卷1，頁57-58。

⁵ 嚴耕望：〈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〉，頁432。

⁶ 陳尚君：〈崔致遠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地位〉，《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一文指出，崔致遠為來唐外國人中文學成就最傑出的一位，見頁198。

⁷ 同前註，頁199。按崔致遠共有九聯詩句八首詩入選，杜甫入選才有六首。崔致遠這些詩句今已不見全詩，也可見其詩散佚之多。

⁸ 洪奭周：〈校印桂苑筆耕集序〉，載崔致遠：《桂苑筆耕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

指出，崔致遠「自三國以來，文人才士，世不乏人，而公之名獨光前掩後，膾炙人口。平生足迹所及之處，至今樵人牧豎皆指之曰，崔公所遊之地，至於閭閻細人，鄉曲愚婦，皆知誦公之姓名，慕公之文章。」⁹後來崔致遠的裔孫崔鉉弼也說：「先生之於我東，傑然為文學之祖。」¹⁰崔致遠在韓國文學史上地位可見一般。

事實上，崔致遠不僅在韓國廣為人知，即在唐朝仕為淮南節度使高駢（821-887）之都統巡官時，即以其〈檄黃巢書〉而知名，韓國鄭麟趾《東國通鑑》載：「時黃巢反，高駢為兵馬都統以討之。辟致遠為從事，以委書記之任，其表狀書啓，多出其手。其檄黃巢，有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，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之語，巢不覺下牀，由是名振天下。」¹¹而崔致遠在唐時期，與當時詩人如羅隱、張喬等多有往來，亦當知名於詩人間，¹²故時至今日，大陸甚至在揚州設立了崔致遠紀念館。¹³

崔致遠的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和《桂苑筆耕集》具有重要的文學和史料價值，尤其是四十九首從未見於中土的詩作，實可補《全唐詩》之缺，其書狀表奏則可補僖宗朝正史之訛誤。崔致遠其人其文，近年在大陸學界不乏有學者討論研究，台灣學界則甚少人注意，對其生平及交遊亦頗陌生，而大陸學者之討論中，又不乏相矛盾、考證錯誤之處。故本文詳考其著作，參酌中、韓史籍，因述其生平、著作與交遊之詳情焉。¹⁴

海山仙館叢書本，頁 1。以下引《桂苑筆耕集》皆依海山仙館叢書本，引《孤雲先生文集》皆據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木刻本，不另註明，僅於文末標出頁碼。引海山仙館叢書本《桂苑筆耕集》時並校以高麗木刻本及活字本。

⁹ 見徐居正：《東史纂要》，引自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（首爾：民族文化推進會，1990年）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 1，頁 139，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 <http://db.itkc.or.kr>。

¹⁰ 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附錄〈小識〉，頁 508。

¹¹ 引自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 1，頁 138。〈檄黃巢書〉見於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卷 11，頁 90-91。

¹² 詳下〈交遊考〉部份。

¹³ 館成立於 2007 年，見李谷喬：〈崔致遠在揚州〉，《檔案與建設月刊》2009 年 7 期，頁 50-51。

¹⁴ 有關崔致遠生平與著作，黨銀平：《唐與新羅文化關係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）略有論及，然並未詳述。

二、崔致遠生平考

崔致遠，字海夫，號孤雲，¹⁵生於唐中宗大中十年（856），新羅憲安王元年，湖南沃溝人，¹⁶崔致遠生平，據其〈桂苑筆耕集序錄〉中所言，自十二歲離家西泛，又〈桂苑筆耕集〉卷二十〈謝許歸觀啓〉云：「某自年十二離家，今已二九載矣。」（頁199）是其離家十八年，卷十八〈謝探請料錢狀〉也說：「別庭闈已十八年。」（頁178），可見其在中國十八年無誤，合前後計算，則其歸新羅時為二十九歲。又據其〈石峰〉詩自注云：「中和甲辰，季冬十月，奉使東泛。」（頁205）則其歸國在甲辰年，即中和四年（884），上推二十九年，崔致遠生年當為宣中大中十年（856）。¹⁷

僖宗乾符元年（874，即咸通十五年，憲安王十四年），裴瓚侍郎下賓貢及第，¹⁸這年崔致遠應是十九歲。至於顧雲送別致遠的〈雲仙詞〉說他：「十八橫行戰詞

¹⁵ 按陸心源《唐文拾遺·崔致遠小傳》云：「字海夫，一字孤雲」，見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冊11，頁10756；海山仙館本《桂苑筆耕集》前有高麗人徐有槩序云：「公名致遠，字海夫，孤雲其號也。」（頁3）韓國《三國史·崔致遠傳》則云其「字孤雲，一字海雲。」見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1，頁137；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。今暫從徐序。

¹⁶ 此從徐序，《三國史·本傳》言其新羅沙梁部人也，明朝時高麗人所撰《朝鮮史略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4，亦言其沙梁部人，蓋今昔地名不同，其地即今韓國之慶州。又致遠生年，盧相稷〈清道影堂記〉以為即憲安王二年（即宣宗大中十一年），〈崔致遠家乘〉訂為憲安王元年，應以〈崔致遠家乘〉為是；兩文皆見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1，頁148、139；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。

¹⁷ 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卷2〈真鑑和尚碑銘〉注云：「先生十二入唐，十八登第，文名大振，二十八東還。」頁138；盧相稷〈清道影堂記〉云：「年二十八，有歸寧之志，帝命充詔史東還。」崔國述〈桂林祠移建上樑文〉云：「十七年羈愁暫息，眼前之順浪孤嶼，數萬里鄉夢初醒，依舊雞林，是父母樂國。」《三國史·本傳》云：「及年二十八，僖宗知公有歸寧之志，使將詔書來聘本國。」各文見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1，頁137-148。以上皆言崔致遠在唐只有十七年，歸年二十八歲，不確。嚴耕望據〈謝歸觀啓〉以為崔歸國年二十九，登第年十九，在中國實十八年，甚是。據嚴耕望之算法，則崔致遠當生於大中十年（856）。嚴考見嚴耕望：〈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〉，頁435；另謝海平也以為崔致遠生於大中十年（856），見謝海平：《唐代詩人與在唐外國人之文字交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119。

¹⁸ 崔致遠〈桂花筆耕集序錄〉云：「臣自年十二離家……觀光六年，金名榜尾。」（頁1）

苑，一箭射破金門策。」¹⁹應是就實歲而言，而且唐朝省試例在每年一、二月，致遠虛歲也才踏入十九歲，說十八歲也不算錯。而所謂賓貢及第，是指登上專為外藩入唐舉子所設的賓貢科，通常附榜名於進士常科之末尾，所以崔致遠〈桂花筆耕集序錄〉才自云：「臣……金名榜尾。」（頁1）²⁰

我們知道，致遠留唐朝十八年，這一時間是他在詩文中兩次提到的，絕不會出錯，另中和四年（884）十月歸國也是他自己提到的，因此這兩個時間點是確定的，再以他自言十二歲入唐為座標，則他歸國的中和四年必為二十九歲，生年只能是宣宗大中十年（856），而他咸通十五年（874）裴瓊主試下及第也是可確證的，²¹則他及第之年為十九歲。朝鮮許多史籍今人一些研究根據顧雲的送別詩說他十八歲登第，使得致遠的生年延後為大中十一年，不確。

乾符元年（874）崔致遠登第後，在東都洛陽浪遊了一年有餘。並作有賦五首，詩一百首，雜詩賦三十首，見於其〈桂苑筆耕序錄〉所自言，惜這些詩作已不存。

乾符三年（876，新羅康憲王二年）冬，崔致遠訪裴瓊於湖南。²²此後即出任宣州溧水尉，時間約在此年之冬。崔致遠時年二十一，然其〈初投獻太尉啓〉云：「至二十則遷鶯谷，方接青衿之侶，旋從黃綬之官。」（頁160）似言二十歲任官，

所謂觀光是指入國子監瞻仰至聖先師孔子，或赴京考試，此指入國學讀書，參見諸祖煜：〈崔致遠登第年齡考〉，《揚州教育學院學報》19卷1期（2001年3月），頁32-37；又崔致遠〈初投獻太尉啓〉云：「自十二始別雞林（按雞林為新羅舊稱，始於東漢明帝時，又唐高宗於新羅設雞林州都督府），至二十則遷鶯谷，方接青衿之侶……。」（頁160）所謂遷鶯谷指進士登科，或指得官升職，崔〈啓〉中應是指自己初任縣尉，諸祖煜前引文以為指崔致遠二十始登科，實誤，黨銀平已辯其非，見黨銀平：〈東國文學之祖崔致遠生卒年考〉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》24卷5期（2001年9月），頁76-79。

¹⁹ 見金富軾：《三國史·崔致遠傳》所錄，引自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國文集叢刊》冊1，頁137。

²⁰ 賓貢科之名始於隋文帝開皇七年（587），開皇之後即改為進士科，晚唐穆宗長慶年間（約821）重設賓貢科，但專為外國舉子所設，題名附於進士科榜尾；有關賓貢科之詳論，參見高明士：《隋唐貢舉制度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第三章「賓貢科的起源與發展」，頁140-172。

²¹ 崔致遠咸通十五年（即乾符元年）登第，見徐松著，孟二冬補正：《登科記考補正》（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970。

²² 見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卷18〈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瓊啟〉云：「某去乾符三年冬，到湖南座主侍郎之時。」（頁179）。

其實二十只是舉成數而言，不必實看。

乾符三年（876，新羅康憲王三年）冬至廣明元年（880）冬，崔致遠任宣州溧水尉，任內有集五卷，名曰《中山覆篋集》，今亦不傳。

在溧水縣尉任期，有訪宣城雙女墳之傳說，據宋朝張敦頤（1138- 1160?）《六朝事蹟類編》記載云：

〈雙女墳記〉曰：「有雞林人崔致遠者，唐乾符中補溧水尉，嘗憩於招賢館前，有塚號曰雙女墳，詢其事跡，莫有知者，因為詩以弔之，是夜，感二女至，稱謝曰：『兒本宣城郡開化縣馬陽鄉張氏二女，少親筆硯，長負才情，不意為父母匹於鹽商小豎，以此憤掛而終，天寶六年葬於此。』宴語至曉而別。」²³

崔致遠訪雙女之傳說真實與否難知，唯雙女墳確實在宣州開化縣，開化也即是溧水舊稱。²⁴

廣明元年（880）崔致遠可能因欲應宏辭科而罷官，²⁵蓋唐官制，一年一考，四考而罷官，六品以下，可以聽選，若任期未滿，則可以前資應宏辭科，如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所言：「選未滿而試文三篇，謂之宏辭……中者即授官。」宏辭科因為是人才之最，中選者每能得美仕，故進士出身人及六品以下前資官吏皆可應考。崔致遠本欲以前資應博學宏辭科，其〈初投獻太尉啓〉云：「今者乍離一尉，欲應三篇。」（頁160）又〈長啓〉云：「前年冬，罷離末尉，望應宏詞。」（頁173）²⁶但因黃巢攻陷長安，事不成，只得暫時隱居。時高駘任淮南節度使，

²³ [宋]張敦頤：《六朝事蹟類編》，卷13〈墳陵門〉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，《百部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；又[宋]周應合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43〈雙女墳條〉記載相同。有關〈雙女墳記〉的由來，參見徐建順：〈雙女墳記的創作與流傳過程辨析〉，《東疆學刊》26卷3期（2010年7月），頁17-23。雙女墳的詳細研究，參見倪文波：《崔致遠文學創作研究》，第四章，頁89-102。

²⁴ 按雙女墳於1997年在宣城被發現，詳見徐建順上文。又今人趙妍認為崔致遠任溧水尉，是由裴瓚推薦的，可備一說，見趙妍：〈從中晚唐銓選制度考察崔致遠在唐及第後的仕宦經歷〉，《延邊教育學院學報》第22卷1期（2008年2月），頁22-25。

²⁵ 黨銀平：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574，以為崔致遠離尉在乾符五年（878），不確，詳下一注腳。

²⁶ 見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卷18。按〈長啓〉文中有「竊聆太尉相公去年於東塘顧問某

加太尉，²⁷崔致遠因生計無著而投詩高駢，並由於顧雲、李琯及元成等人的推薦（詳下文〈交遊考〉）入淮南幕。²⁸崔致遠〈初投獻太尉啓〉云：「今者乍離一尉，……謹錄所業習篇章五軸，兼陳請七言長句詩一百篇，齊沐上獻。」〈再獻啓〉云：「希相公採錄之恩，所望者，或以其萬里地遠來，十餘年苦學，稍垂側憫，得濟困窮。」（頁 160-161）致遠獻詩得報，高駢以之爲館驛巡官，再轉職爲都統巡官，並表奏朝廷加侍御史、內供奉、賜紫金魚袋，²⁹此於其〈長啓〉中言之甚詳：「某自江外一上縣尉，便授內殿憲秩，又兼章紱……其如都統巡官，須選人才稱職，外塞四方之望，內資十乘之威，若某今塵玷恩知……。」（頁 174）³⁰

中和年間（881-884），崔致遠任巡官，並隨軍出師。〈長啓〉云：「去年中夏，伏遇出師，忽賜招呼，猥加驅策，許隨龍旆，久倚鷁舟。」（頁 173）又〈謝令從軍狀〉云：「許隨旌旆，借賜舟航。」（頁 168）崔致遠對高駢本來有很高的期待，曾將他比爲謝安、孟嘗君，希望他能「一匡神朝」，俱見於〈初投獻太尉啓〉中，但黃巢攻陷東南後，高駢擁兵自保，又任用呂用之等方士，朝廷因以王鐸取代了高駢諸道都統之職，高駢失去兵柄後，心灰意冷，遁入仙道信仰，謝絕人事，崔致遠知事不可爲，遂有歸去之意，正好其從弟崔棲遠與遣唐使金仁圭員

之時」，據《資治通鑑》卷 253 載，高駢出兵東塘在中和元年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，則〈長啓〉作於中和二年（882），〈長啓〉文中崔致遠所謂前年冬罷離末尉者，廣明元年（880）冬也，是崔致遠廣明元年冬罷溧水尉，亦於是時入高駢幕。

²⁷ 高駢任淮南節度使，加太尉事在乾符六年（879）冬，見〔後晉〕劉昫：《舊唐書·高駢傳》，頁 4707。

²⁸ 戴華偉：《唐方鎮文職僚佐考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淮南下高駢幕僚正有崔致遠，但不云崔入幕之年，見頁 378。黨銀平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，第 6 頁，以爲崔致遠入高幕在廣明元年底，甚是。

²⁹ 謝海平以爲崔致遠此時官侍御史，職掌糾舉百官及入閣承詔，見謝海平：《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 年），130 頁。唐代地方節鎮每自行任用幕僚後，再表奏朝廷加帶京銜或憲官，其事始張守珪爲幽州節度使之時，見〔宋〕王讜：《唐語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 8，又參見戴華偉：《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36。

³⁰ 大陸學者閻琦以爲崔致遠在淮南幕初授館驛巡官，再被提拔爲都統巡官，其說可信，細讀崔致遠獻給高駢之〈長啓〉及〈謝改職狀〉可知，參見閻琦：《新羅詩人崔致遠》，收入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編：《唐代文學研究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542。

外以「新羅入淮海使錄事」之名攜家書、詔書來揚州，崔致遠因以奉詔之名請求回國，結束了與高駢四年的賓主關係。³¹

中和四年（884）十月，崔致遠一行人返新羅，臨別有顧雲、楊瞻、吳巒等人寄詩送別（詳下〈交遊考〉）高駢並致送行裝錢。³²一行三人循海路東歸，³³但行到山東的乳山和嶼山，因阻風停留至第二年春天始東返。〈上太尉別紙〉之四云：「自到乳山，旬日候風，已及冬節，海師難進，懇請駐留……候過殘臘，決撰行期，若及春日載陽，必無終風且暴，便當直航，得遂榮歸。」（頁 203），並有〈祭嶼山神文〉，祈求托山神之風，早歸故國，（頁 203-204）³⁴但顯然並未如願，一行人仍滯留至隔年春天。崔致遠返鄉之路走的是當時中、韓商賈最常走的路，蓋由揚州啓程後，沿運河到楚州治所在的山陽，楚州有新羅坊，崔致遠等人當在此稍事停留，而楚州刺史張義府特地迎接他，崔致遠〈楚州張尚書水郭相迎因以詩謝〉云：「楚天蕭瑟碧雲秋，旗隼高飛訪葉舟。萬里乘槎從此去，預愁魂斷謝公樓。」（頁 205）詩中言時序當秋，正與致遠返國時間相符，「萬里乘槎」一句，可知是臨去之作。也正在這時，高駢又使人送來衣段並令充淮南歸國信使，故致遠有〈行次山陽續家（高麗本作「蒙」，是）太尉寄賜衣段令充歸覲續壽信物謹以詩謝〉云：「自古雖誇畫錦行，長卿翁子占虛名。既傳國信兼家信，不獨家榮亦國榮。萬里始成歸去計，一心先算卻來程。望中遙想深恩處，三朵仙山目畔橫。」（頁 204）離開楚州後，順水入海，行至大珠山，³⁵繼至乳山（今山東海洋縣濱海

³¹ 崔致遠與高駢關係一直良好，此細讀《桂苑筆耕集》可知，今人黨銀平亦有論，見其〈新羅文人崔致遠與淮南節度使高駢交往關係考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07 年第 6 期，頁 137-141。又詳本文〈交遊考〉。

³² 崔致遠：〈謝賜弟棲遠錢狀〉云：「某堂弟棲遠，比將家信，迎接東歸，遂假新羅國職事名，獲詣雄藩，將歸故國，昨者伏蒙仁恩，特賜乾三十萬。」（頁 201）高駢送致遠錢，見崔致遠〈謝治行裝錢狀〉（頁 200）。

³³ 崔致遠〈上太尉別紙〉五首之一云：「今則共別淮城，齊登海艦。」（頁 201）。

³⁴ 按清乾隆元年岳濬編：《山東通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 20，言嶼山在山東登州，即今蓬萊濱海處，知崔致遠在山東候船，取海道東歸。又崔致遠有〈將歸海東嶼山春望詩〉，知其第二年春始得啟程，詩見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卷 20，頁 208。

³⁵ 大珠山一作大朱山，〔唐〕封演：《封氏聞見記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 82 朱山條下云：「密州之東，臨海有二山，南曰大朱，北曰小朱，相傳漢仙人朱仲所居也。」〔明〕李賢等撰：《明一統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 25 云：「大珠山在膠州南——一百二十里海濱上。」即今山東膠縣南一百二十里膠州灣，又日僧圓仁：《入唐求法巡禮

處)，嶠山（在今蓬萊）。次年春天，東北海行，之後崔致遠未有詩文紀行，然依當時交通，應是渡海到旅順，沿遼東半島海行，過大同江口，到新羅西北之長口鎮，不久東南陸行，回到新羅王城，³⁶這時致遠已是三十之年了。

光啓元年（885），崔致遠回到新羅後，憲康王以之為侍讀兼翰林學士，守兵部侍郎，知瑞書兼事，光啓二年，王薨，朝廷多疑忌，出為太山郡太守。³⁷

唐昭宗景福二年（893，真聖女王七年），崔致遠轉任富城太守，昭宗乾寧元年（894），陳時務十餘條，進位阿漉。³⁸乾寧三年（896），崔致遠以四十一歲之英年攜家隱居新羅伽倻山。³⁹晚年行止不詳。但韓國《輿地勝覽略》一書記伽倻山有崔致遠題詩石、致遠台，慶州狼山有致遠讀書台。⁴⁰崔致遠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卷一有〈題伽倻山讀書堂〉、〈贈希朗和尚〉六首（頁 28，33-34），從詩中可知希朗和尚為伽倻山海印寺僧，此數首詩俱寫於隱居伽倻山之時，可略致遠晚年行踪。

崔致遠卒年不詳，推估應卒於新羅景哀王元年（924）之後。按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中有崔作〈智證和尚碑銘并序〉，碑始建於新羅景哀王元年（924）六月，碑陰刻有建碑年款及銘文作者及刻石人名，⁴¹可知公元九二四年崔致遠尚在世，時年

記》（國家圖書館縮影片），卷 1，開成四年四月一日條下云：「新羅水手申云：『自此北行一日，於密州東岸有大珠山，今得南風，更到彼山修理船，即從彼山渡海，甚可平善。』」，可見大珠山為日本、新羅往來唐之啟航點。崔致遠〈石峰〉詩自注云：「中和甲辰，季冬十月，奉使東泛，泊舟於大珠山下。」見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卷 20，頁 205。是崔致遠亦由大珠山返新羅也。

³⁶ 按楚州設有新羅坊及唐朝、新羅間交通，參見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128、583。

³⁷ 詳《三國史·本傳》，〈崔致遠事蹟·家乘〉，俱見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 1，頁 137、140，又見佚名：《朝鮮史略》，卷 4。

³⁸ 阿漉為新羅官位四種骨品第二等六頭品之最高京位，在十七官等中為第六等。參見倪文波：《崔致遠文學創作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 年），頁 14；高明士：《隋唐貢舉制度》，第六章「隋唐貢舉制度對韓國的影響」，頁 335；又可見中文版維基百科全書 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>。

³⁹ [明]鄭若曾撰：《朝鮮圖說》，卷 5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京畿道山川下有伽倻山，並云：「山中有海印寺，為崔致遠隱處。」

⁴⁰ 參見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 1，頁 141-146，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。

⁴¹ 參見李仙竹：《北京圖書館藏古代朝鮮文獻解題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頁 281-282。

已六十九歲矣。⁴²

三、崔致遠的著作考

崔致遠於僖宗中和四年（884）十月奉詔歸國後，隨即於僖宗光啓二年（886）將所著雜詩賦及表奏集共二十八卷進呈新羅憲康王，時為憲康王十二年，崔致遠三十一歲。然在進呈著作的狀態後題署日期為「中和六年正月日」，實際上僖宗中和僅四年餘，中和五年三月改元為光啓，蓋致遠回國後不知改元之事，故猶署中和年號。進呈著作表中崔致遠提到自己的文集二十八卷，包括了私試今體賦五首一卷，五言七言今體詩一百首一卷，雜詩賦共三十首一卷，《中山覆篋集》一部五卷，《桂苑筆耕集》一部二十卷。⁴³其中今體賦、五七言今體詩百首、雜詩賦三十首三卷為其於僖宗乾符元年（874）年賓貢進士及第後，浪遊東都所作，時年十九。《中山覆篋集》五卷則為其於乾符三年至廣明元年（876-880）年釋褐任宣州溧水縣尉任內之作。可惜這些著作在中土皆不傳，僅《桂苑筆耕集》二十卷，為其任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巡官時的作品，⁴⁴回朝鮮時整理成書，北宋曾傳回中國，但在中國久佚，清康熙年間才由韓國再度傳入中土，⁴⁵道光年間才有刊本印行。

《桂苑筆耕集》成書的經過，據崔致遠書前的〈序錄〉云：「從職淮南，蒙高侍中專委筆硯，軍書幅至，竭力抵當，四年用心，萬有餘首，然淘之汰之，十無一二，敢比披沙見寶，粗勝毀瓦畫墁，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。」他將這二十卷的《桂苑筆耕集》和上述其它詩文一起進獻給新羅王，合計二十八卷，但此後這些詩文在韓國也少流傳。到了朝鮮時期的洪奭周（1774-1842）才在家中舊藏中發現這鮮為人知的《桂苑筆耕集》，並於朝鮮純祖三十四年（1834，清道光十四年）

⁴² 按黨銀平〈東國文學之祖崔致遠生卒年考〉一文以崔致遠生於宣宗大中十一年（857），又以924年崔致遠已七十二歲，推算有誤，詳黨文，頁79。

⁴³ 見崔致遠：《桂苑筆耕·序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1。

⁴⁴ 按所謂「桂苑」，即指淮南地區，詳祈慶富：〈崔致遠在中國行迹考〉，《煙台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15卷3期（2002年7月）頁338-342。

⁴⁵ 按大陸學者金程宇認為宋朝《崇文總目》已著錄此書，則此書在北宋年間應已傳回中國。金氏又引朝鮮史書《增補文獻備考》，認為《桂苑筆耕集》在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清朝使者即曾攜回，只是在我國文獻中沒有記錄。參見金程宇：〈《桂苑筆耕集》流傳中國考〉，《域外漢籍叢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。

交給時任湖南道（今全羅道）觀察使的徐有渠校注，以聚珍活字排印該書。

中國史籍記載崔致遠著作，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《新唐書·藝文志四》著錄《四六》一卷，又《桂苑筆耕集》一卷，⁴⁶宋鄭樵（1104-1162）《通志》，〈藝文略第八〉四六條下有「崔致遠《四六》一卷。」⁴⁷《宋史·藝文志七》著錄崔致遠《筆耕集》二十卷，又《別集》一卷。⁴⁸歐陽修與鄭樵雖著錄《四六》一卷，但是兩人是僅見存目還是實睹其書不可知，因為時代相近，編成於宋仁宗慶曆元年（1041）的《崇文總目》列有崔致遠《四六》一卷、《耕苑筆耕集》二十卷，但已註明「闕」，⁴⁹可見《四六》和《耕苑筆耕集》兩書，宋代應該已佚失。至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所錄《別集》亦不見於此後中國之書目，也應是久佚之書。

國內《桂苑筆耕集》最早為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廣東番禺據朝鮮徐有渠活字本為底本，在其別墅海山仙館中新刊此集，編入海山仙館叢書，今《百部叢書集成初編》內《桂苑筆耕集》即是此本，有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本及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七年本。一九八五年北京中華書局又據海山仙館叢書本重新鉛字排印，應是最為通行的版本。

另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九年編四部叢刊時，據無錫孫氏小綠天所藏高麗舊刊本影印，編入叢刊集部第一百三十三函，是為中土另一重要版本。

在韓國，徐有渠於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根據洪奭周家中舊藏刊行《桂苑筆耕集》聚珍活字本，今韓國文化推進會於一九九〇年刊行之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一之《桂苑筆耕集》即為徐本，書前有洪奭周及徐有渠序，並有後人編輯之〈孤雲先生事蹟〉。

韓國活字本之外，尚有高麗木刻本，書前無洪、徐兩序，或即原來洪奭周家中舊藏。此本可能也在崔致遠後裔中流傳，故崔氏裔孫崔基鎬於大正七年（1918）重新刊印，今韓國景仁文化社於一九九九年編《歷代文集叢書》，其中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內所收之《桂苑筆耕集》二十卷即為此本。

在日本，大陸學者金程宇又發現一種不同於中、韓的《桂苑筆耕集》刻本，金氏通過對該本避諱習慣、遇尊改行、正文和注文區分的考察，認為該本與各種通行本有很大差異，應該是源出高麗的早期文本，也是目前所知較為接近崔書原

⁴⁶ [宋]歐陽修：《新唐書》，卷60，頁1617。

⁴⁷ [宋]鄭樵：《通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70。

⁴⁸ [元]脫脫：《宋史》，卷208，頁5337。

⁴⁹ [宋]王堯臣編：《崇文總目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12。

貌的版本。⁵⁰可惜該書並未流傳，筆者未能見到。

比對韓國《歷代文集叢書》本、《韓國文集叢刊》本及國內海山仙館叢書本，可以發現三種《桂苑筆耕集》有若干異文，應互相校讀。⁵¹《桂苑筆耕集》除崔致遠個人的詩作之外，主要是在淮南幕中為高駢寫的書表公文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，陳寅恪指出，崔集中的史料，為兩《唐書》及《資治通鑑》所未詳，實可補高駢介入當時徐州、泗州兵爭的史實。⁵²又如兩《唐書》僖宗本紀及黃巢傳的部份，每互相抵牾，岑仲勉曾謂其「乃同於斷爛朝報，錯誤甚多，讀者病焉。」⁵³《資治通鑑》雖稱詳實，也有不少疏漏，《桂苑筆耕集》則保留了不少與此相關的第一手資料，可糾正史之誤。⁵⁴此外，集中文章多以駢文為之，這些駢文在章法句式上也有許多創新，在唐代文章史上，也佔有重要的一席地位。⁵⁵

中土在《桂苑筆耕集》而外，不見崔致遠其它著作，在韓國，則《歷代文集叢書》、《韓國文集叢刊》中除《桂苑筆耕集》二十卷之外，皆有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三卷，包括詩、賦、表、碑、贊、狀、啓、記等各體文字，這些文字大都寫於崔致遠東歸新羅任官及晚年退隱之時，不見於中土，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《歷代文集叢書》、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印行後，台灣始有極少數圖書館購得。

另據韓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卷首之〈卷外書目〉，崔致遠尚有集外別行之《經學對仗》三卷，⁵⁶乃性理之作。另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卷外書目尚列《四六集》一卷、

⁵⁰ 參見金程宇：〈日本國會圖書館藏《桂苑筆耕集》的文獻價值〉，《域外漢籍叢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。

⁵¹ 黨銀平有〈朝鮮活字本《桂苑筆耕集》舉誤十八則〉，載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4期（1999年），頁35-37，可以參看。黨銀平另有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，然此書有許多錯訛，不可盡據，如考崔致遠友人吳巒，將他與五代時後晉之吳巒誤為一人，其錯誤甚為明顯，詳下文。

⁵² 見陳寅恪：〈韋莊秦婦吟校箋〉，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79年），頁1314。有關這次兵事，詳陳志堅：〈唐末中和年間徐泗揚兵爭之始末——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本箋之一〉，《魯東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25卷5期（2008年9月），頁20-25。

⁵³ 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，頁446。

⁵⁴ 《桂苑筆耕集》的價值，黨銀平有細論，見其〈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的文獻價值〉，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，附錄，頁772-808。

⁵⁵ 崔致遠駢文的特色，陳尚君論之已詳，此不贅，參見陳尚君：〈崔致遠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地位〉，《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》，頁202-203。

⁵⁶ 按一九二六年韓國重刊崔致遠文集，光州盧相稷撰〈孤雲先生文集重刊序〉云：「先生

《東國輿地說》、《古今年代曆》、《上時務書》、《元集》三十卷，下注云：「右並有題目，而不得其文，未能入編。」可知崔致遠著作，在韓國也是佚失極夥。這些書當然也不見於中土。

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》、《韓國文集叢刊》本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之外，韓國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尚藏有成大慶於一九七二年編《崔文昌侯全集》，為活字本，包括了三部分，一為《桂苑筆耕集》，二為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三為《孤雲先生續集》，另附有《孤雲先生事蹟》，輯錄高麗史籍如《三國史》等有關崔致遠的記載。《全集》前兩部分和《孤雲先生文集》文字全同，多出來的第三部分《孤雲先生續集》是大東文化研究院蒐羅的佚文佚詩及附錄中的《事蹟》。這是至今為止可見到崔致遠最完整的著作，可惜在台灣不可見。⁵⁷

《桂苑筆耕集》於清道光傳入中土前，國內實難見崔致遠詩文。《全唐詩》不收崔致遠詩，《全唐文》亦失收崔致遠文。清末陸心源（1838-1894）編《唐文拾遺》，才收崔致遠文共十一卷，其中從第三十四卷至四十三卷〈祭嶼山神文〉，皆自《桂苑筆耕集》輯出。⁵⁸《唐文拾遺》所收崔致遠文較《桂苑筆耕集》僅多出第四十三卷〈上太師侍中狀〉，四十四卷〈真鑑禪師碑銘并序〉、〈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〉三文，此三文雖不見於《桂苑筆耕集》，但皆見於朝鮮時代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且《唐文拾遺》所收〈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〉缺字極多，而此篇在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中則文字完好，可見陸心源編輯《唐文拾遺》時未見流傳韓國之《孤雲先生集》，《唐文拾遺》卷四十四所收崔致遠〈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〉文，應是自碑銘拓印而來，因年代久遠，字跡磨損，故文字殘損不能卒讀。

著《經學對仗》一書，發明性理，暗先相孚於宋儒之論，而俗皆不嗜，故先生亦不屑以示人。……《桂苑筆耕》、《經學對仗》已各為一書而刊布，《四六集》無以求。……」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頁 5-7；崔致遠裔孫崔國述〈孤雲先生文集編輯序〉亦云：「今所傳者，只有《桂耕集》、《經學對仗》，其它若干，則散出無紀，不便讀閱……。」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頁 11。據盧相稷及崔國述序文，知崔致遠《四六集》在韓國已佚，唯《經學對仗》尚存，然一九七三年韓國景仁文化社編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》，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一九九〇年出版之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皆收有《桂苑筆耕集》，但不見《經學對仗》一書，查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亦不見此書，應已佚失。

⁵⁷ 筆者此處根據的是閻琦對《崔文昌侯全集》的描述，見閻琦：〈新羅詩人崔致遠〉一文，頁 547。

⁵⁸ [清]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·唐文拾遺》，冊 11，頁 10756-10862。

今韓國流傳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三卷，除上舉三篇文章外，尚有許多文章皆不見於中土古籍，也不見於《全唐文》，正可補《全唐文》之不足。⁵⁹

又《全唐詩》不收崔致遠詩，今人孫望《全唐詩補遺》卷十九將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中六十首詩收入，⁶⁰但孫望未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崔致遠的三十二首詩，未能補入。後來陳尚君輯校《全唐詩續拾》再補崔致遠詩二十二首，⁶¹但陳尚君顯然也未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的三十二首詩，故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中有許多詩為陳補《全唐詩續拾》所未收。此外，《崔文昌侯全集》中《孤雲先生續集》的部分也還收有佚詩十七首，合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三十二首共有佚詩四十題四十九首，這些詩皆未見於中土。另韓國李鍾殷、鄭珉編《韓國歷代詩話類編》提到李晬光《芝峰類說》卷十三載，智異山有一老人，於石穴中得崔致遠詩十六首，但李晬光時已逸其半，這首詩現在仍存，為崔致遠現存文集中所未收。⁶²以上逸詩再計入中土可見的《桂苑筆耕集》中的六十首詩，則崔致遠存詩共一百一十餘首。從現存的詩作看來，崔致遠各體兼擅，尤長七律，且自成一家，較晚唐諸大家並不遜色。

從上述可知，《孤雲先生文集》、《孤雲先生續集》中的許多詩文，皆可補《全唐文》、《唐文拾遺》、《全唐詩》之缺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

四、崔致遠交遊考

（一）高駢

高駢兩《唐書》、《唐才子傳》雖皆有傳，但並不詳盡。崔致遠在唐時期，和高駢關係最為密切，寫給高駢的詩文最多，故今特再詳考其生平及其與崔致遠

⁵⁹ 今人吳鋼編：《全唐文補遺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未收崔致遠文；陳尚君輯校：《全唐文補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卷97，據閻琦影印見示之成大慶編《崔文昌侯全集》輯入崔致遠文十篇，但因《全唐文補遺》體例的限制，尚遺漏《孤雲先生文集》、《崔文昌侯全集》中大部份文章。

⁶⁰ 見陳尚君輯校：《全唐詩補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頁307-316。

⁶¹ 同前註，頁1242-1246。陳尚君輯《全唐詩補編》時未見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和《崔文昌侯全集》，故其錄崔致遠詩皆轉錄自今人期刊論文所引。

⁶² 轉引自倪文波：《崔致遠文學創作研究》，頁55；八詩皆於倪文波文中錄存。

之交往互動。

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七有〈獻詩啓〉云：「如某者，跡自外方，藝唯下品，雖儒宮慕善。每嘗窺顏冉之牆，而筆陣爭雄，未得摹曹劉之壘，但以幸遊樂園，獲親仁風，久貯懇誠，冀伸歌詠，輒獻紀德絕句詩三十首，謹封如別。」（頁 162）其下錄七言紀德詩三十首，並云：「謹獻司徒相公。」〈獻詩啓〉和這三十首〈紀德詩〉進呈的司徒相公爲誰不詳，但從詩的內容不難推知，獻詩的對象即是其府主高駘。三十首中〈淮南〉一詩末原註云：「劍南、荆南、淮南乃天下名鎮，相公累移節制，西戎、南蠻、東鄙賊起，相公皆自討除。」（頁 166）考崔致遠在中國的唐朝末年，曾任劍南等三鎮節度使且加封宰相者，⁶³只有杜悰和高駘二人，杜悰在宣宗大中十三年至懿宗咸通元年（859-860）節度劍南，高駘領劍南則在僖宗乾符二年至五年，⁶⁴兩人領荆南則分別在咸通十三年至十四年（872-873）及乾符五年（878），⁶⁵杜悰在淮南爲大中六年至九年（852-855），高駘則爲乾符六年至光啓三年（879-887）⁶⁶但杜悰並無征西戎、南蠻、東鄙之事，則崔致遠獻詩的對象只能是高駘。對照新、舊《唐書》高駘傳及《資治通鑑》相關史事記載，高駘一生重要仕履歷歷可考。

唐史說高駘「家世禁衛，幼頗修飾，折節爲文學。」⁶⁷今《全唐詩》卷五八九有高駘詩一卷五十首，可見他雖出身武人世家，卻頗能詩文，從崔致遠三十首〈紀德詩〉的自註來看，高駘的詩遠不只今天所見的五十首，佚失者不在少數，〈紀德詩〉自註提到高駘有〈在鄆州〉、〈釣魚亭〉、〈經虢縣詩〉，今皆不存，唯有〈礪溪詩〉今存《全唐詩》高駘卷中，詩題作〈太公廟〉。

高駘早年曾爲神策軍都虞侯，黨項羌叛，率禁軍萬人戍長武城，戰無不捷。

⁶³ 高駘加封宰相職，只是所謂「使相」，並不干預朝政；唐代節度使而封相者，始於玄宗之朝，謂之「使相」，王溥《唐會要》云玄宗「使相八人，源乾曜、張說、王暉、張嘉貞、王琚、杜暹、蕭嵩、哥舒翰。」卷 1，頁 7；安史亂後，朝廷為了安撫勢力漸大的地方節鎮，每以相銜羈縻節度使，「使相」人數大增，但只是一榮銜而已，並不實際參與朝政。有開使相之詳論，參見王吉林：《唐代宰相與政治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222。

⁶⁴ 郁賢皓：《唐刺史考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2961、2964。

⁶⁵ 同前註，頁 2688-2689。

⁶⁶ 同前註，頁 1683、1685。

⁶⁷ [宋]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叛臣傳》下，卷 224，頁 6391。

宣宗大中六年（852）前後，又曾為右神策軍兵馬使、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檢校國子祭酒等職。⁶⁸懿宗咸通元年（860），移鎮秦州，授秦州刺史兼防禦經略史，西禦吐蕃。⁶⁹咸通四年（863）二月，自秦州轉安南經略招討使。⁷⁰《全唐詩》卷五九八有高駘〈寓懷〉、〈塞上曲〉二首，應是高駘在秦州時之作，〈寓懷〉詩云：「關山萬里恨難銷，鐵馬金鞭出塞遙。為問昔時青海畔，幾人歸到鳳林橋。」〈塞上曲〉二首之一云：「二年邊戍絕煙塵，一曲河灣萬恨新。從此鳳林關外事，不知誰是苦心人。」其中鳳林橋應即是在河州鳳林關，而鳳林關自代宗以來即為唐與吐蕃之界關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四》隴右道河州安昌郡下云：「北有鳳林關，有積石山。」（頁 1041）《舊唐書·吐蕃傳下》載，大曆二年十一月，和蕃使薛景仙自吐蕃還，吐蕃首領論泣陵隨入朝，奏請以鳳林關為界（頁 5243）。又《新唐書·吐蕃傳下》載，咸通元年，秦州刺史高駘誘降吐蕃將尙延心及渾末部萬帳，收河州、渭州及鳳林閣（頁 6391）。可知高駘〈寓懷〉等三首寫於秦州時期。而〈赴安南卻寄台司〉、〈南征敘懷〉、〈南海神祠〉、〈安南送曹別敕歸朝〉、〈過天威徑〉則寫於由秦州轉安南經略史之時。〈南征敘懷〉有句云：「萬里驅兵過海門。」按《資治通鑑·唐紀》懿宗咸通七年，高駘圍交趾十餘日，城且下，監軍李維周大軍發海門，駘遣使詣京師奏捷，即加高駘檢校工部尚書，鎮安南，駘至海門而還。⁷¹是〈南征敘懷〉寫於鎮安南時；又《新唐書·叛臣傳下》載，咸通中，高駘收復交趾，始築安南城，乃鑿道五所，置兵護送使者，名曰天威徑。⁷²是〈過天威徑〉亦鎮安南時所作。

高駘收復交趾後，朝廷改安南都護為靜海節節使，仍以駘為帥。咸通九年（868）

⁶⁸ 按〔清〕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，卷 750，頁 7766，有杜牧〈高駘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軍兵馬使制〉云：「敕右神策軍右廂兵馬兼押衙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，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駘……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，餘如故。」杜牧於大中六年（852）遷中書舍人，見傅璇琮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冊 3，頁 199，中書舍人職司制誥，知高駘此時正在右神策軍兵馬使等職位上，除職之誥命正為時任中書舍人之杜牧所撰。

⁶⁹ 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卷 224，頁 6391。

⁷⁰ 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懿宗紀》，卷 9，頁 258，又董誥《全唐文》卷六七六有鄭畋〈切責高駘詔〉云：「自秦州經略史授交趾節旄。」（頁 7977）。

⁷¹ 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台北：中新書局，1976 年），卷 250，頁 8116。

⁷² 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卷 224，頁 6392。

八月，始由靜海節度使轉右金吾大將軍，⁷³半年後，除鄆州刺史，天平軍節度使。⁷⁴此時有〈在鄆州詩〉，今佚。僖宗乾符元年（874）十二月，由天平軍轉劍南西州節度使，制置蠻事。⁷⁵蓋其時南詔寇雋州，駢乃修築成都城垣，是為羅城。⁷⁶高駢入川之際寫有〈入蜀〉、〈蜀路感懷〉、〈赴西川途經虢縣作〉、〈錦城寫望〉等。

乾符五年（878）正月，由西川節度使轉荆南節度使兼江淮鹽鐵轉運使。六月，以王仙芝餘黨剽浙西，朝廷以高駢在天平年有威名，徙駢為潤州刺史，鎮海軍節度使，檢校司空，封燕國公。⁷⁷

乾符六年（879）冬，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，進位檢校司徒，駢至淮南，傳檄天下兵，威望大振，進位檢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⁷⁸崔致遠入高駢幕，當在此時，《全唐文》有〈崔致遠小傳〉云：「從事淮南，補都統巡官帶侍御史。」⁷⁹又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七有〈初投獻太尉啓〉、〈再獻啓〉，其中之太尉即為高駢，這兩通啓應都是崔致遠投詩求職之作，不久，高駢即授以巡官之職，故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七又有〈謝職狀〉。

僖宗廣明元年（880），黃巢陷江淮，高駢聽呂用之之言，握兵保境，十二月，黃巢攻入長安，僖宗奔蜀。⁸⁰中和元年，朝廷為收撫高駢，使兼京城四面都統。⁸¹中和二年（882），僖宗知高駢無意赴難，以王鐸為京城四面都統，代高駢。駢兵兵

⁷³ [宋]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咸通九年，頁 8121。

⁷⁴ 郁賢皓：《唐刺史考》，頁 971。

⁷⁵ [宋]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乾符元年，頁 8173，又《全唐文》鄭畋〈切責高駢詔〉云：「次則汶陽之日，正聲洽平，洎臨咸都，脅歸驃信。」（頁 7977）汶陽指刺鄆，驃信指收服南詔蠻事。

⁷⁶ [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 4703，又鄭畋〈切責高駢詔〉：「創築羅城，大新錦里。」（[清]董誥編：《全唐文》，頁 7977）。

⁷⁷ [宋]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乾符五年，頁 8208，又[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 4703，按《舊傳》以乾符四年高駢由荆南節度使轉潤州刺史、鎮海軍節使，誤，乾符四年，高駢仍在成都任上，當以《資治通鑑》為是。

⁷⁸ [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 4707。

⁷⁹ [宋]陸心源輯：《唐文拾遺》，卷 34，頁 10756。

⁸⁰ [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 4705。

⁸¹ [宋]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頁 271。

柄，大詔，上章論列。⁸²書上，僖宗使鄭畋草〈切責高駢詔〉。光啓二年（886），李煜僭號，僞授高駢中書令，諸道兵馬都統。⁸³光啓三年九月，高駢在淮南節度使任上爲牙將畢師鐸及廣陵帥秦彥殺於延和閣。⁸⁴

按崔致遠在高駢淮南幕約始於廣明元年冬（880），而終於中和四年（884）十月致遠啓程東返，前後四年餘。中和四年，高駢已託求神仙，屏絕戎政，軍事取決於呂用之，崔致遠應知事不可爲，正好於此時奉詔東還。故盧相稷〈孤雲先生文集重刊序〉云：「是時……先生已知幾，不欲居亂邦，乃於銀河列宿之年，作爲奉詔錦還之人。」⁸⁵致遠之在淮南，高駢之表狀文翰，皆出其手，讀其《桂苑筆耕集》可知矣。又崔致遠中和四年十月返國之際，有〈七言紀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〉上呈高駢，駢時以檢校司徒同平章事，故稱相公，詩前有〈獻詩啓〉云：「但以幸遊樂國，獲睹仁風，久貯懇誠，翼伸歌詠，輒獻紀德絕句詩三十首，謹封如別。」從「獲睹仁風，久貯懇誠」可知致遠其時在高駢幕中已久，當是回國臨別之時，追記高駢一生功業而作。⁸⁶但高駢晚年「棄人問事，絕女色，屬意神仙」，且任用呂用之、諸葛殷、張守一等妖士，呂用之等「分掌兵符，禮與駢均。」⁸⁷崔致遠知事不可爲，正好新羅國王下詔令其還鄉，故順勢離開高駢之幕。但從離別之際，高駢致送其治行裝錢及衣段看來，他和高駢始終維持很好的賓主關係。

（二）裴徹

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七〈收城碑〉詩後原註：「碑今度支裴僕射撰詞。」（頁165），此「度支裴僕射」應是裴徹。⁸⁸考懿宗、僖宗朝裴姓僕射兼判度支者唯裴徹一人，據嚴耕望《唐僕尚丞郎表》卷十三〈輯考四附考上·度支〉裴徹條

⁸² [五代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4705。

⁸³ 同前註，頁4711。

⁸⁴ [宋]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頁280，[後晉]劉昫：《舊唐書·叛臣傳下》，頁4712。

⁸⁵ 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頁3。

⁸⁶ 黨銀平：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，頁584，以爲〈紀德詩〉三十首作於廣明元年初入幕之時，不確。

⁸⁷ 傅璇琮校箋：《唐才子傳校箋·高駢傳》冊4，卷9，頁81。

⁸⁸ 按《舊唐書》、崔致遠《孤雲先生集》作裴徹，《新唐書》，中華書局海山仙館叢書本《桂苑筆耕集》作裴徹，未知孰是，今暫從《新唐書》。

下云：「中和三年，以檢校兵部尚書判度支使。七月，遷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仍判度支使。」⁸⁹同書卷六〈輯考一下·右僕〉裴徹條下云：「中和四年十月，由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遷右僕射，兼門下侍郎，仍平章事。」⁹⁰〈收城碑〉為歌頌高駢平生功業而寫，為〈紀德詩〉30首之一，寫於崔致遠中和四年十月臨返新羅之際，與裴徹除右僕射時間正合，是裴僕射即裴徹無疑。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七有〈別紙〉十首，其中之一即〈度支裴徹相公〉，文云：「伏睹除書，伏承相公，再履台席，榮均賦輿……」又云：「當聖君巡行之初，見賢相變諧之業，而乃鵠原陷難，鳳閣辭榮，暫屈居於外藩，尋秉權於大計……」（頁55）可知此文為裴徹再度入相，崔致遠代高駢寫的賀表。按裴徹首次入相，在僖宗廣明元年（880），是年十二月，黃巢攻入長安，僖宗奔興元，即崔文中所謂「聖君巡行之初」，明年中和元年十一月，裴徹罷相，⁹¹故文云：「鳳閣辭榮。」而中和三年裴徹二次入相，⁹²且兼判度支，即崔文所云：「再履台席，榮均賦輿。」

裴徹兩《唐書》無傳，史籍可考裴徹生平事蹟不多，略陳如下。

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，裴徹以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平章事，首度入相。⁹³僖宗中和元年（881）十一月，罷相，出為鄂州刺史兼鄂岳觀察使，⁹⁴中和三年七月，以兵部尚書判度支使，同平章事，再度入相。光啓二年（886），僖宗車駕在寶雞，西軍逼岐隴，僖宗自大散關再奔興元，昭宗子嗣襄王李煜有疾不能從，為叛軍朱玫所挾，五月，朱玫與宰相蕭遘、裴徹立煜為帝，改元永貞，⁹⁵裴徹以宰相加領度支。⁹⁶十二月，朱玫為唐軍王重榮所敗，僭帝李煜死於亂軍之中，光

⁸⁹ 嚴耕望：《唐僕尚丞郎表》（台北：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三十六，1956年），頁779。

⁹⁰ 同前註，頁395。

⁹¹ 裴徹此次入相及罷相，分見〔後晉〕劉昫：《舊唐書·僖宗紀》，廣明元年下，頁709；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中和元年下，頁273。

⁹² 見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中和三年下，頁275。

⁹³ 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卷9，頁271；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宰相表下》，卷63，頁1743；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54，頁8239。

⁹⁴ 〔宋〕歐陽修：《新唐書·僖宗紀》，卷9，頁273；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54，頁8260；郁賢皓：《唐刺史考》，頁2390。

⁹⁵ 見〔後晉〕劉昫：《舊唐書·昭宗十子傳》，卷175，頁4547。

⁹⁶ 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56，頁8335。

啓三年（887）三月，裴徹與蕭邁以依附朱玫賜死。⁹⁷

按崔致遠〈收城碑〉乃記高駢於咸通七年（886）收復交趾事。裴徹撰碑詞時官職爲何，今不可考，碑詞亦不存。崔致遠與裴徹應只有公事上之往來，或未有私交。

（三）顧雲

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七〈獻詩啓〉云：「某竊覽同年顧雲校書，獻相公長啓一首，短歌十篇，學派則鯨噴海濤，詞鋒則劍倚雲漢，備爲贊頌，永可流傳。」（頁162）崔致遠和顧雲於咸通十五年禮部侍郎裴瓚座下同年登科，見於清徐松《登科記考》卷二十三。《全唐詩》卷六三七存顧雲詩八首，其中〈天威行〉詠高駢築安南天威徑，〈築城篇〉詠高駢築成都城垣，這兩詩當即崔致遠〈獻詩啓〉中所云獻給高駢的短歌。崔致遠讀了這些獻詩，才有後來〈紀德詩〉三十首頌美高駢事功，崔三十首中有〈天威徑〉、〈築城詩〉與顧雲同題之作，顧雲十首詩中一定還有不少與崔致遠〈紀德詩〉同題者，可惜今已不存。李奎報（1168-1241）《東國李相國集》有〈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〉一文云：「及將還本國，同年顧雲贈〈儒仙歌〉，其略曰：十二乘船過海來，文章感動中華國。其迹章章如此。」⁹⁸顧雲〈儒仙歌〉已不見於中國古籍，崔致遠《孤雲先生文集》亦無酬答顧雲之詩。然由崔致遠〈獻詩啓〉可推知，顧雲曾獻詩高駢，高駢召之入幕，出任校書。顧雲和崔致遠同年登科，入幕後或向高駢推薦崔，故後來兩人同在高駢淮南幕中，崔於中和四年十月返國，顧雲才有〈儒仙歌〉送別。

顧雲兩《唐書》無傳，《唐才子傳》亦失載。唯《全唐詩》卷六三七小傳云：「顧雲，字垂象，池州人。風韻詳整，與杜荀鶴、殷文圭友善。同肄業九華。咸通十五年登第，爲高駢淮南從事。畢師鐸之亂，退居霖州，杜門著書。大順中，

⁹⁷ 見《唐大詔令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127，僖宗〈處置蕭邁等敕〉。此文《全唐文》題作〈誅蕭邁等敕〉（卷88，頁923）。又據〔宋〕王欽若撰《冊府元龜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387〈將帥部〉，唐軍入京城，裴徹爲鄜夏軍李承嗣所俘，縛送行在。

⁹⁸ 見李奎報：《東國李相國集》，卷22，引自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，〈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〉又可見韓國徐居正編：《東文選》，卷106。李奎報爲高麗王朝時人，生明宗十一年（1168，宋孝宗乾道四年），卒高宗二十八年（1241，宋理宗淳祐元年），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有其年譜，可查照。

與羊昭業、盧知猷、陸希聲、錢翊、馮渥、司空圖等分修宣懿三朝實錄，書成。加虞部員外郎，乾寧初卒，存詩一卷。」又《全唐詩》卷六三九有張喬〈贈進士顧雲〉詩，卷六六三有羅隱〈送顧雲下第詩〉，卷六八九有李昭象〈學仙詞寄顧雲〉，卷六九一有杜荀鶴〈寄顧雲〉、〈賀顧雲侍御府主與子弟奏官〉、〈顧雲侍御出二子請詩，因遺一絕〉；王讜《唐語林》卷七稱顧雲為博士，合崔致遠〈獻詩啓〉觀之，知顧雲曾官校書、太常博士、侍御史、加虞部員外郎。⁹⁹宋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載顧雲曾為杜荀鶴序詩，¹⁰⁰並與張喬、李昭象為方外友，居九華，李昭象有〈題顧正字谿居〉，¹⁰¹可知顧雲也曾官祕書正字。

《唐語林》載顧雲逸事一則，雖小說家言，或未可盡信，但可補顧雲生平，其言曰：

羅給事隱，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，顧雖鹽商子而風韻詳整，羅錢塘人，鄉音乖刺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，顧獨預之丰韻，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。顧賦為時所稱，而切於成名，嘗有啟事陳於所知，只望丙科盡處，竟列名於尾科之前也。¹⁰²

又《唐才子傳·杜荀鶴傳》載荀鶴與太常博士顧雲友善，共隱一山，顧雲集其詩三百餘篇，名為《唐風集》三卷，並為之序。¹⁰³

考顧雲和崔致遠之交往，除同年登第外，應是同在高駢淮南幕中掌文書，中和二年（882），高駢被王鐸取代了諸道都統之職，又罷鹽鐵轉運使，攘袂大詬，上表自訴，而為高駢寫自訴表的，正是顧雲。¹⁰⁴顧雲在淮幕中，除掌文書之外，也常為高駢出使，往來藩鎮之間，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一有崔致遠代高駢擬作〈答江西王尚書書〉，其云：「遂於春首，先發羽書，仍請都統判官顧雲協律，議共

⁹⁹ 按〔清〕勞格：《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岑仲勉：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，俱無顧雲之名，但尚書省石柱兵、刑、工三部題名已摧毀，虞部員外郎正屬工部，宜勞格、岑仲勉皆無考。

¹⁰⁰ 〔宋〕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2），卷65，頁981。

¹⁰¹ 同前註，卷67，頁1013。

¹⁰² 〔宋〕王讜：《唐語林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7。

¹⁰³ 〔元〕辛文房撰，傅璇琮等校箋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卷9，頁275。

¹⁰⁴ 見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55，頁8270。

成之事。」(頁 96)可證其時顧雲官職為都統判官，並奉命出使。崔致遠《文集》卷一有〈暮春即事和顧雲友使〉，詩中有句云：「蘇武書回深塞盡。」(頁 31)知顧雲其時正出使在外。崔致遠返新羅，顧雲以詩相送，名曰〈雲仙詞〉，詞見於《三國史記·崔致遠傳》，全文如下：「我聞海上三金鰲，金頭戴山高高。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。山之下兮千里萬里之洪濤。傍邊一點雞林碧，鰲山孕秀生奇特，十二乘船渡海來，文章感動中華國。十八橫行戰詞苑，一箭射破金門策。」¹⁰⁵今存兩人詩文往來，僅此〈暮春即事和顧雲友使〉和〈雲仙詞〉兩首。

(四) 裴瓚

崔致遠於懿宗咸通十五年(860)裴瓚主試時登第，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二十有致遠〈奉和座主尚書避難過維揚寵示三絕句〉，裴瓚原詩已不存，崔詩題中維揚即揚州，為淮南節度使治所，當是寫於僖宗廣明元年(880)至中和四年間(884)淮南幕時，其中第三首下半云：「唯恨吟歸滄海去，泣珠何計報恩深。」(頁 204)是裴瓚當時已有棄官歸隱之意。

致遠咸通十五年登第，主試為裴瓚，見於《登科記考》卷二十三。是裴瓚於咸通末年官禮部侍郎，¹⁰⁶又據《舊唐書·僖宗紀》，乾符元年(即咸通十五年，十一月改元)七月，禮部侍郎裴瓚改檢校左散騎常侍、潭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湖南觀察使，¹⁰⁷可知裴瓚主持當年春闈之後，不久即出為湖南觀察使刺潭，崔致遠並曾到湖南拜見，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八〈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瓚啟〉云：「右件人是某座主侍郎再從弟，某云乾符三年冬，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之時，見於諸院弟兄中，偏所紀念。自數年繼遭剽劫，生計蕩盡，骨肉凋零……伏乞太尉相公……補署散職，所冀月有俸入，便獲安家。」(頁 178)由文中可知，裴瓚之再從弟裴瓚因黃巢之亂，失湖南巡官之職，投奔崔致遠，崔致遠代其高駢求職。¹⁰⁸崔致遠

¹⁰⁵ 韓國金富軾：《三國史·崔致遠傳》，引自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 1，頁 137，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。

¹⁰⁶ 嚴耕望：《唐僕尚承郎表》卷三通表中，咸通十五年禮侍正是裴瓚，見頁 201。

¹⁰⁷ 〔後晉〕劉昫：《舊唐書·僖宗紀》，卷 19，頁 690。

¹⁰⁸ 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八〈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啟〉云：「伏緣某昨聆座主侍郎……今有諸兄弟裴瓚(「瓚」字缺，今據韓國歷代文集叢書《桂苑筆耕集》補)，遠將窮肯報告。」(頁 178)，合前文可知，裴瓚任湖南觀察使，署從弟裴瓚為巡官，黃巢陷潭州，裴瓚與從弟瓚均逃難出奔，崔致遠〈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瓚啟〉所謂「數年繼遭剽劫」，

入高駢幕在廣明元年冬，可知裴瓚再從弟裴璋奔淮南，應在廣明元年冬之後。

據嚴耕望《唐僕尚丞郎表》，裴瓚在廣明元年（880）知東都詮選，時為吏部侍郎。¹⁰⁹又於中和二年（882）前後由吏侍遷禮部尚書，轉刑部尚書，¹¹⁰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七有〈吏部裴瓚尚書〉別紙兩首，其中第二首云：「泊湖湘察俗，瀟洛尹都，便宜入秉化權，坐匡聖略。」第一首則云：「昔年掌貢，搜海嶽而皆空，今日掄才，酌淄澠而不混，清通所蒞，淆亂必除，歷居六郡之峻資，終補三台之缺位。」（頁 56-57）是裴瓚自湖南觀察使之後，曾官東都尹，而在中和年間，以吏部尚書兼三公之位，職司台輔，崔致遠文可補嚴耕望《表》中裴瓚仕歷之缺。

裴瓚兩《唐書》無傳，唐代文獻所載資料亦甚少，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皆無其作品，今賴《桂苑筆耕集》崔致遠別紙可略知其仕履及性情，〈吏部裴瓚尚書〉第一首說他：「情疏宦路，性悅道風……久避囂氛。」可知他曾隱居不仕，後來才「遂辭肥遯，來謁宸遊，果登詮管之司。」（頁 56）而正是在他主試之時，崔致遠受其青睞而登賓貢科。廣明元年（880），裴瓚除吏部侍郎，崔致遠有〈賀除吏部侍郎別紙〉，中和年間（881-885）遷禮部尚書，但有段時間歸隱不仕。崔致遠〈上座主尚書別紙〉云：「欲作山中宰相，其如天下蒼生，即期大駕還京，必赴上台虛位。」（頁 168）按僖宗於廣明元年（880）奔蜀，至中和三年（883）四月長安收復始還京，則裴瓚隱居必在中和二、三年間，蓋此時裴瓚以黃巢之亂，辭官避難。也是在這段辭官避難的期間，裴瓚過淮南，而崔致遠即於此時寫〈上座主尚書別紙〉呈裴瓚。裴瓚到淮南，是由河南濟源過孟津，沿運河一路到楚州，不久訪崔致遠於淮南幕，也即揚州，此從崔致遠給裴瓚的別紙可一一考知，俱見於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九。其中〈五月一日別紙〉稱裴為尚書，合〈賀除禮部尚書別紙〉觀之，知裴當時從禮尚辭任，又〈濟源別紙〉云：「孟津別壤，沅水清涼。」（頁 188）〈迎楚州行李別紙〉二首之二云：「指桂苑而訪劉安，睹神仙則楚俗皆驚。」（頁 188）是裴由楚州而抵淮南，〈謝降顧狀〉云：「某所居官舍，深在軍營……早來又蒙三清之仙駕，顧一畝之窮居。」（頁 189）可見裴曾親臨崔

當即指此。

¹⁰⁹ 按裴瓚此次主銓似未成事，崔致遠〈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啟〉云：「伏緣某昨聆座主侍郎主銓，東洛道路不通，且在襄州，行李極困。」（頁 178）嚴耕望：《唐僕尚承郎表》卷三通表中，廣明元年末，吏侍即為裴瓚，但注云：「未及到任，東都陷。」頁 204，合崔致遠〈啟〉觀之，嚴《表》極是。

¹¹⁰ 嚴耕望：《唐僕尚丞郎表》，頁 204、207、310。

致遠淮南官舍，座主與門生之間，情親如見。

（五）張喬

崔致遠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卷一有〈和張進士喬村居病中見寄〉詩。張喬兩《唐書》無傳。《唐才子傳·張喬傳》言其池州人，隱居九華山，以苦學而詩句清雅，咸通中京兆府解試，惜僅止於進士，終身不第。¹¹¹其生平事蹟，今人傅璇琮編《唐才子傳校箋》考之已詳，然崔致遠此詩中有句云：「浪仙爭得似松年」句下原註：「喬字也。」可知張喬字松年，此可補《唐才子傳》之缺漏。又《唐才子傳》言其「岨岨名途，徒得一進耳。」指張喬進士解送京師後未曾登第，然明高棅《唐詩品彙》卷首〈姓氏爵里〉引《唐書》云：「昭宗大順進士。」蓋出自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的記載。¹¹²今人孟二冬《登科記考補正》據《品彙》補張喬於大順元年下，實不可信。¹¹³

（六）羅隱

韓國金富軾《三國史·崔致遠傳》云：「始西遊時，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，隱負自高，不輕許可人。人示以公所製歌詩五軸，隱乃嘆賞。」¹¹⁴按羅隱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一、《舊五代史》卷二十四、《五代史補》卷一、《吳越備史》卷一、《十國春秋》卷八十四皆有傳。唯不言其與崔致遠之交往，考兩人交往，應在淮南幕時。《唐才子傳·羅隱傳》載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，駢不禮，後駢為畢師鐸所殺，隱有延和閣之譏。¹¹⁵所謂延和閣之譏，據《鑑誠錄》載云：

¹¹¹ 按唐朝舉子由地方州縣甄選赴省試，謂之進士，得第後則稱前進士，地方解送例在每年十月，參見傅璇琮：《唐代科舉與文學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第三章，頁42-70，張喬未得第，故崔詩題中稱其進士，又《唐才子傳》以張喬解送京兆在大順（890-891）年間，今據傅璇琮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冊4，頁306，校改為咸通中。

¹¹² 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首。高棅所引文字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四》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四》又載張喬集二卷。

¹¹³ 見徐松著、孟二冬補正：《登科記考補正》（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1005。

¹¹⁴ 引自崔致遠：《孤雲先生文集·事蹟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冊1，頁137，又見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。

¹¹⁵ 〔元〕辛文房著，傅璇琮等校箋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冊4，頁125。

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，顧為人風雅，時渤海公辟留，隱遂辭歸錢塘，高與賓幕小酌，觴隱於海風亭。……高後失政，因呂用之等幻惑，為畢師鐸所害，隱自錢唐著妖亂誌以非之，故有題延和閣云：「延和高閣勢凌雲，卿語猶疑太乙聞。燒盡降香無一事，開門迎得畢將軍。」¹¹⁶

按羅隱〈廣陵妖亂志〉載，中和元年冬，高駢於公廨邸北跨河造迎仙樓，「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，凡七間，高八丈，皆飾以珠玉，綺窗繡戶，殆非人工，每旦焚名香，列異寶，以祈王母之降。」¹¹⁷又《舊唐書》高駢傳云：「駢於府第別建道院，院有迎仙樓、延和閣……侍女數百，皆羽衣霓服，和聲度曲，擬之鈞天。」¹¹⁸高駢於光啓三年在延和閣為畢師鐸所殺，¹¹⁹畢師鐸即羅隱詩中之畢將軍。然羅隱當年和顧雲訪高駢，駢是否真有不禮之事，不無可疑。今《全唐詩》不見《鑑誠錄》所記羅隱延和閣詩，且顧雲後來為高駢之重要幕僚，許多文書出自其手，則高駢不禮兩人，其事不經，或出後人杜撰。

羅隱與崔致遠之交往或即始於羅隱在淮南謁高駢之後不久，蓋時顧雲入淮南幕，致遠同在幕中，顧雲又與羅隱相善，則崔致遠當是透過幕友顧雲得識羅隱，惜不見兩人往來之詩文。羅隱生平史傳已詳，此不贅。

（七）張義府

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二十有〈楚州張尚書謝相迎詩〉，詩是崔致遠東返新羅之際，過楚州而作。在此之前，張義府除楚州刺史，致遠已有〈賀楚州張義府尚書書〉一文云：「今則尚書，以累世勳望，以數年戰功，始假使符。」（頁194）張義府兩《唐書》無傳，嚴耕望《唐僕尚丞郎表》無考，不審其何時任尚書，從崔

¹¹⁶ 〔五代蜀〕何光遠：《鑑戒錄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8。按《四庫提要》云《鑑戒錄》記事多近俳諧之言，觀顧雲後來為高駢淮南從事，則《鑑戒錄》所載不無可疑。此事又見於〔宋〕阮閱《詩話總龜》，卷35〈譏諷〉門上。

¹¹⁷ 〔唐〕羅隱：《羅昭諫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7。按〈廣陵妖亂志〉今人多作羅隱作，但其真正作者應從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及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五之說，為後唐宰相郭崇韜之子郭廷晦作。又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作郭廷晦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作郭廷晦，不知孰是。

¹¹⁸ 〔後晉〕劉昫：《舊唐書》，頁4711。

¹¹⁹ 同前註，頁4713。

致遠詩文可推知其刺楚當在中和二、三年之間，¹²⁰張義府在楚州因事被罰，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二〈楚州張義府委曲〉云：「得狀兼送罰錢，引咎自責，足驗用心。」（頁110）¹²¹他則無考。

（八）李琯

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九有〈謝李琯書〉云：「某今月十日，得祇候見太尉……此皆副使不遺薄藝，累發重言。」（頁193）知崔致遠初謁淮南使太尉高駢，李琯之引薦也。李琯生平無考，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有判臣朱滔之內史舍人李琯者，時代、人事皆不符，非同一人。¹²²

（九）元成、周繁

《桂苑筆耕集》卷十九〈謝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見示書〉云：「昨日早謁元成」（頁193），又同卷〈謝元郎中書〉云：「伏蒙太尉恩慈，特賜轉職，不任歡慶……伏自去年，刺謁燕台，職叨鄭驛，皆蒙郎中，推心獎念，假力薦揚。」（頁193）則元郎中者必即元成，崔致遠刺謁燕國公高駢及後來轉為都統巡官，皆元成之推薦也。元成史籍不載，生平無考。周繁為池州青陽人，「工八韻，有飛卿之風。」¹²³又善賦，¹²⁴康駢曾說他和溫庭筠皆「以詞賦標名。」¹²⁵乾符四年曾獲京兆府解試，因故未赴。後入高駢淮南幕，因得和崔致遠結交。

（十）楊瞻、吳巒

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二十有〈酬楊瞻秀才送別〉、〈酬吳巒秀才惜別〉二絕句，前詩有「衣錦還鄉愧不才」，後詩有「今朝遠別無他語」，可知皆是東返新羅留別之詩。今《全唐詩》中楊瞻、吳巒俱無存詩，是原詩已佚。楊瞻、吳巒生平不

¹²⁰ 郁賢皓：《唐刺史考》，卷124，頁1702，訂為中和中，極是。

¹²¹ 按所謂「委曲」是唐末藩鎮的一種特殊公文，為上級對下屬的行文，一般用來存恤將士、降語告誡、招降納叛、委任下吏等，詳見林嵩：《〈桂苑筆耕集〉所見〈委曲〉探蹟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第73期（2010年2月），頁38-43。

¹²² 德宗朝之李琯，見〔宋〕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29，頁7386。

¹²³ 〔南漢〕王定保：《唐摭言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10。

¹²⁴ 同前註，卷2。

¹²⁵ 〔唐〕康駢：《劇談錄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），卷下。

見載籍，無考。唯崔致遠《孤雲先生文集》有〈送吳進士巒歸江南〉詩。（頁 31）《孤雲先生續集》有〈辛丑年寄進士吳瞻〔巒〕〉詩，辛丑年為中和元年（881），當是崔在淮南幕所作。

今人黨銀平以吳巒「後唐時為大同軍節度使，石敬瑭引契丹入雲州，他鎮守貝州，城陷投井而死。」¹²⁶黨文有數處錯誤，首先，五代時之吳巒後唐時為大同軍節度使，石敬瑭代唐立晉，吳巒降為晉臣，才出為貝州太守，故其殉職並非石敬瑭引契丹入，而是石敬瑭在位的天福九年（944，即開運元年），楊光遠誘契丹入寇之時。¹²⁷其次，五代之吳巒並非唐末崔致遠之友吳巒，《舊五代史·晉書·吳巒傳》明言吳巒為汝陽盧陽人，汝陽在今山東，然崔致遠〈送吳進士巒歸江南〉詩題已知崔友之吳巒為江南人，顯非一人。其三，崔致遠在中和元年寄詩吳巒，又中和四年離唐時有別吳巒詩，其人在中和元年（881）已為進士，則中和元年年齡至少二十歲，推其生年約當在公元八六〇年左右，而五代之吳巒殉貝州城，時為開晉少帝開運元年，若為同一吳巒，則其時吳之年齡已至少八十四歲，殊違常理。可見兩人非一，黨銀平之考誤矣。

（十一）金仁圭

《桂苑筆耕集》卷二十有〈和金員外贈嶠山清上人〉詩。按崔致遠自揚州取道山東買舟返國，嶠山在今山東蓬萊附近。金員外則為新羅國之遣唐使，即是持詔書責令崔返國之信使。同卷〈上太尉別紙〉五首之一即云：「昨以鄉使金仁圭員外，已臨去路，尙闕歸舟。」（頁 201）可知道金員外即金仁圭。崔致遠與金仁圭、從弟崔棲遠殆同行返國。

（十二）金峻、于慎微

崔致遠《文集》卷一有〈留別西京金少尹峻〉詩（頁 27）金峻中、韓史籍皆無考。同卷有〈長安旅舍與于慎微長官接鄰〉詩，于慎微亦無考。

¹²⁶ 黨銀平：《桂苑筆耕集校注》，頁 754。

¹²⁷ 見〔宋〕薛居正等：《舊五代史·晉書·少帝紀》，頁 1083 及《舊五代史·晉書·吳巒傳》，頁 1267。

(十三) 李展

崔致遠《孤雲先生續集》有〈和李展長官冬日遊山寺〉詩，¹²⁸李展其人無考，從詩中「閑吟不覺有家歸」之句看來，應是返新羅後之作，則李展或是新羅人。

五、結論

本文主旨在探討新羅來唐詩人崔致遠之生平、著作及交遊，獲致之初步結論為：崔致遠乃韓國漢文學的先驅，其高名不僅流傳新羅文林，即在唐朝也廣為人知，與當時唐朝詩人如羅隱、張喬等多有往來，亦當知名於詩人間。崔致遠的《孤雲先生文集》和《桂苑筆耕集》具有重要的文學和史料價值，尤其是四十九首從未見於中土的詩作，實可補《全唐詩》之缺，其書狀表奏則可補僖宗朝正史之訛誤，其駢文文辭之優美與雅麗，不下於晚唐駢文名家李商隱。現今學界有關崔致遠的研究文獻中，不乏互相矛盾、考證錯誤之處。故本文詳考其著作，參酌中、韓史籍，因述其生平、著作與交遊之詳情焉。

¹²⁸ 台灣未有《孤雲先生續集》，轉引自閻琦，前揭文，頁 556。

引用文獻

-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編：《唐代文學研究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王吉林：《唐代宰相與政治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王定保：《唐摭言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上海：人民出版社及迪志文化公司，1999年。
- 王堯臣編：《崇文總目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王欽若撰：《冊府元龜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王溥：《唐會要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5年。
- 王讜：《唐語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鑑》，臺北：中新書局，1976年。
- 何光遠：《鑑戒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佚名：《朝鮮史略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吳鋼編：《全唐文補遺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_____：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。
- 李仙竹：《北京圖書館藏古代朝鮮文獻解題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李谷喬：〈崔致遠在揚州〉，《檔案與建設月刊》2009年7期，頁50-51。
- 李賢等撰：《明一統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辛文房撰，傅璇琮等校箋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。
- 周敦頤：《六朝事蹟類編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。
- 周應合：《景定建康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孟二冬補正：《登科記考補正》，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岳濬編：《山東通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林嵩：〈《桂苑筆耕集》所見〈委曲〉探蹟〉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第73期，2010年2月，頁38-43。
- 金程宇：〈《桂苑筆耕集》流傳中國考〉，《域外漢籍叢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- _____：〈日本國會圖書館藏《桂苑筆耕集》的文獻價值〉，《域外漢籍叢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
- 封演：《封氏聞見記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祈慶富：〈崔致遠在中國行迹考〉，《煙台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15卷3期，2002年7月，頁338-342。
- 計有功：《唐詩記事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郁賢皓：《唐刺史考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倪文波：《崔致遠文學創作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年。
- 徐建順：〈雙女墳記的創作與流傳過程辨析〉，《東疆學刊》26卷3期，2010年7月，頁17-23。
- 高明士：《隋唐貢舉制度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崔致遠：《桂苑筆耕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_____：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首爾：民族文化推進會，1990年。
- _____：《孤雲先生文集》，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9年。
- 康駢：《劇談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- 脫脫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。
- 陳志堅：〈唐末中和年間徐泗揚兵爭之始末——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本箋之一〉，《魯東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25卷5期，2008年9月，頁20-25。
- 陳尚君：〈崔致遠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地位〉，《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_____輯校：《全唐詩補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。
- 陳寅恪：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79年。
- 陸心源輯：《唐文拾遺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- 傅璇琮編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勞格：《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。
- 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- 趙妍：〈從中晚唐銓選制度考察崔致遠在唐及第後的仕宦經歷〉，《延邊教育學院學報》第22卷1期，2008年2月，頁22-25。
- 劉昫：《舊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。
- 歐陽修：《新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。
- 諸祖焜：〈崔致遠登第年齡考〉，《揚州教育學院學報》19卷1期，2001年3月，頁32-37。

鄭樵：《通志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
戴華偉：《唐方鎮文職僚佐考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
_____：《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。

謝海平：《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年。

_____：《唐代詩人與在唐外國人之文字交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。

嚴耕望：《唐僕尚承郎表》，臺北：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三十六，1956年。

_____：《唐史研究叢稿》，香港：新亞研究所，1969年。

黨銀平：〈朝鮮活字本《桂苑筆耕集》誤舉十八則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999年4期，頁35-37。

_____：〈東國文學之祖崔致遠生卒年考〉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》24卷5期，2001年9月，頁76-79。

_____：〈新羅文人崔致遠與淮南節度使高駘交往關係考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07年第6期，頁137-141。

_____：《耕苑筆耕集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
A Study of the Life, Writings, and Friends of the T'ang Poet Tsui Chih-yüan

Chai, Jen-nien*

[Abstract]

Tsui Chih-yüan was the pioneer of the Korean literature and well-known to the men of letters of his era. He was not only well-known in Korean literary circles but also in T'ang China, where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a number of poets with whom he interacted quite often. Among these T'ang poets, Lo Yin and Chang Chiao are two cases in point. Tsui's poetic collection *Mr. Lonely Cloud's Poems* and prosaic collection *Kui-yuan pi-ken chi* are important in many aspects,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historical documentary and literary history. Of special note is the collection known as the "Forty-Nine Poems" which has never been seen in China.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collection can contribute to gaps in the "T'ang Shih" and, moreover, Tsui Chih-yüan's literary style is able to account for the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in the Hsi-Chung Dynasty. Previous research into the writings of Tsui Chih-yüan has been contradictory and has failed to adequately describe Tsui Chih-yüan's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Korea and China.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sui's writing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ry history.

Keywords: Tsui Chih-yüan, *Mr. lonely cloud's poems*, *Kui-yuan pi-ken chi*

*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.